養吉齋餘錄

養吉齋餘錄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

國語謂金曰愛辛　高宗嘗詳論之爲金源同派之證　本朝開基之始居長白山東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亦作俄朶里地近吉林烏拉古肅愼氏之墟按金史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東土發祥山川鍾毓亦與大金同也清文滿洲作滿珠皆平讀聞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　曼殊師利大皇帝又作曼珠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　鴻號肇稱或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也

法輪寺在盛京地載門外之北永光寺在撫近門外之東廣慈

寺在德盛門之南延壽寺在外攘門外之西各占一隅皆建白塔一聞當時有喇嘛善堪輿者云四塔全當一統後果如其言昭陵琢大白小白二石馬皆 太宗平時所乘又 陵前喇嘛寺儲藏 太宗龍袍一帽一供於佛前

盛京實勝寺藏 太祖甲冑數人舉之弗能勝 太宗所貽弓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餘又盛京長甯寺有弆藏 太宗所御衣冠今乾清宮有尊藏 太宗戰圖八册又聞 聖祖能挽十五力弓用十三握長箭三百斤石上復置一石手能舉之常以三眼神鎗刺虎自沖齡即位後計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隨便射獲諸獸蓋不可勝紀

國初圈占民地備畋獵往來下營之所 世祖親政後謂習武

古所不廢然奪民耕耨之地民生何以得遂敕部速命地方官將前圈地土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又　命永禁旗下圈占民間房地二十四年順天府尹張吉午請自明年始民間開墾地畝永免圈占部議不準　特旨允行

附錄　國初撥給宗室勳戚莊田鑲黃旗共地六百一十晌本朝旗田初以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繩圍地百八十畝爲一所乾隆四十六年　命嗣後統以畝計不用晌繩名正黃旗共地一千七百七十六晌正白旗共地六百晌正紅旗共地二萬七百三十六晌零鑲白旗共地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九晌鑲紅旗共地四萬三千八百三十五晌正藍旗共地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四晌零鑲藍旗共地三萬七千五百七十九晌零撥給官員兵丁田鑲黃旗三次撥地三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晌正黃旗三次撥地三十九萬二千三百九

十六晌九畝正白旗三次撥地三十四萬六千六百八晌正紅旗三次撥地二十萬六千七百八十五晌零鑲白旗三次撥地二十五萬七千四百五晌鑲紅旗三次撥地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五晌正藍旗三次撥地二十八萬五千六百一十晌鑲藍旗三次撥地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八十八晌凡所撥地坐落大興宛平良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昌平密雲涿州房山盧龍樂亭定興蠡縣安州高陽易州淶水河間任邱獲鹿固安通州寶坻順義懷柔霸州保定薊州玉田平谷遵化豐潤遷安昌黎灤州清苑滿城安肅唐縣容城雄縣新安青縣南皮延慶大城永平新城望都完縣肅甯滄州天津文安交河靜海撫甯宣化德州河西務獨石口張家口良牧署喜峰口冷口羅文峪石匣赤城及遼陽海城蓋平鐵

嶺山海關開原錦州甯遠廣甯開平等處

國初投充名色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充貧民爲役使嗣則有地土者帶地投充奸蠹無賴或恐圈地而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特强覇占弊端百出借旗爲惡横行害人於是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劉公餘佑請革投充一疏具見切直

順治元年正月御殿受朝　世祖見喀爾喀使臣跪拜參差問侍臣曰此何國人乃行禮若是曰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因未入版圖故未嫻禮節時　世祖方在沖齡而嚴明已如此

順治二年江南平　命九卿科道議設官事有議部院科道全設如行在例者有議六部各留侍郎一員量裁司員者有議設都督府以親王領之者更有云當以南京爲陪京者吏侍陳名

夏謂國家居北制南不當如前稱都宜去京之名存設官之實議自北差戶兵工侍郎及各司官如餉司分司例操江及江防巡城巡江巡倉併都察院作大差國子監官六員自北差餘悉應裁疏入　詔改南京爲江南省設官事宜應如各省例行其諸司職掌命總督大學士洪承疇議奏嗣奏請一如各省例惟戶兵工三部料理兵馬錢糧船隻從北差滿漢侍郎各一員戶部司員六員兵工四員皆隸衙北部署與名夏議同蓋浙閩方用兵三部各有職掌權宜之計非恆制也

順治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初六日漏三下召王文靖公熙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俯匐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命抑悲痛即榻前起草公拭淚書一條進呈恐　聖躬過勞奏於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

日薄暮繕畢而　龍馭即以是夜上賓其面奉憑几之言關國
家大計者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文靖服官五十
餘年恩禮極隆康熙四十年始許致仕又二年而薨於宛平里
第此二年中上元節皆賜讌於家蓋不忘耆舊之意
康熙八年　聖祖始親大政是年乾清宮成擇日臨御欽天監
奏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杜文端立德言紫微帝星所在
諸神無不拱向　聖駕宜從中門入監臣所奏非是　聖祖遂
從公言二十一年以武功者定讌廷臣於內殿賦柏梁體詩時
文端老疾在告特撤御筵手詔賜之
康熙二十一年從廣西巡撫郝浴請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頒
發各省督撫
聖祖南巡舟中得鮮魚嘗馳進　兩宮駐蹕之地亦必以方物

寄獻

康熙二十二年西巡臺懷有虎隱現叢薄間　聖祖一發殪之居人因號其地爲射虎川川在今長城嶺之西　高宗　仁宗宣宗皆有射虎川詩紀其事又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之碑自誇飛矢逾厓康熙二十二年　聖駕過此勒馬連發三矢直逾峯顛居民因呼爲三箭山

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青城雨雪交作至駐營處躬御雨具立曠野俟軍士結營畢始入行營各營舉炊然後進膳十一月至湖灘河渡河幸鄂爾多斯地是時河水未凍獨渡處數里結爲堅冰車馬行如平地

聖祖嘗往釣魚處膳房惟備肉肴而未備飯　聖祖曰彼無心偶忘攜帶耳竟宥之

康熙四十五年京師廣甯門外士民建普濟堂頒發　御製碑
文及　御書膏澤囘春額百數十年來寒冬煮粥以養貧民賴
以存活者不可數計矣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
糧册內有名人丁永爲定數嗣後滋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
將實數另造清册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五十二年
萬壽恩詔但據五十年丁册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雍正四年奉　旨以各色丁糧均派入各邑地糧之內無論紳
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又匠價向係另徵乾隆三年奉
旨均攤入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
由是地丁匠價統歸一則眞所謂一條鞭矣
按萬歷時額田九十五萬餘頃　國初田額一仍萬歷之舊

免荒徵熟除荒地二十六萬餘頃陸續報墾陞科至嘉慶十五年新修賦役全書載原額民衛更名等則地共一百七萬四千八百五頃九十三畝零除荒並豁除沙壓河占等地共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頃九十四畝零現種行糧成熟民衛更名等則共地七十二萬二百二十五頃九十八畝零

順治初年天下人丁一千六十三萬餘口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至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九百九十九丁此年丁數爲地丁之根雍正四年諭丁糧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爲始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未有之盛蓋滋生丁既永不加賦而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

糧按畝均派部議不便更張而止然舍此別無良法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福建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七年則各省通行矣今會典事例言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則以各州縣額丁衆寡互殊按畝均攤不能畫一也後山西以富戶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盂縣等二十州縣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盂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番地及廣西之融縣亦分徵又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令各省督撫年終題報民數穀數戶部覆覈付之史館而已竊惟天下以戶口爲重古來每慮脫漏自丁歸地而賦額有常吏民不擾爲天下萬世利皆　聖祖曠恩也今各

省有　皇恩浩蕩碑即當日士民共記此事者

養吉齋餘錄卷一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二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聖祖年五十七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　聖祖笑卻之曰古來白鬚天子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爲萬世美談乎厥後　聖壽康强海宇安樂　皇子　皇孫　皇曾孫百五十餘人自黃帝甲子以來四千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而享祚久長福應隆盛蓋未有過之者

康熙辛丑元旦朝正畢同赴　內廷獻壽大學士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旭齡年八十松柱蕭永藻王掞張鵬翮戶尚田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及禮尚貝和諾兵尚孫柱刑尚賴都工尚陳元龍總憲黨阿賴皆七十禮尚蔡升元刑尚張廷樞六十八上有　壽考之君下有平格之臣賡拜一堂千古佳話

聖祖三次北征將駐蹕李家溝地僅一井不足供人馬之用故儲水三百瓮至中途見一水自三岔堡來一水自韓家樓出而橫築一堰土人云此水久涸三日前忽大至有司恐漫溢官道故築此堰於是相度地勢決此堰水可至李家溝因命侍衛畢人疏濬不兩時許流至營外深三四尺人馬汲飲有餘莫不欣悅

聖朝自朱果發祥以來諸福洊至康熙紀元六十一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雍正間內外臣工以景星慶雲嘉禾異麥靈蓍神芝之屬告者殆無虛月其最異者則雍正七年署浙督性桂署撫蔡仕舢奏進湖州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任昉所記園客華蠶繭大如甕不足誇矣然世宗敬天以實有而不居卒未嘗因此一受賀也

前史言祥瑞者後世亦或有疑議之詞至乾象昭回萬方共見且可推測得之固非可以虛文塗飾者　本朝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乾隆二十六年正月朔辛丑午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嘉慶四年四月朔己丑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道光元年四月朔辛巳辰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百年之中休徵四見又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爲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是日大雪盈尺占驗家以爲上瑞

聖祖嘗命　高宗射熊熊突起奔前　聖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曰伊命貴重

康熙戊午己未夏皆旱　聖祖步禱天壇應時大雨又乾隆間夏旱　高宗日夕虔祈而　孝聖太后亦步禱於宮內之龍神祠宮廷聖德相孚憂民之憂前後一轍也

乾隆元年湖督史公貽直題衡山民湯雲山百三十一歲十一年再題人瑞十三年卒壽百四十三歲嘉慶十六年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年百四十二歲　賜六品頂戴此皆近代所罕有者

康熙初光祿寺供宮中之用歲計銀七十萬兩有奇理藩院供外藩賞賜歲計銀八十萬兩其後裁減浮費光祿寺止七萬兩理藩院止八萬兩迨乾隆間宮中之用較康熙時又大減五十年後後宮止　二妃二嬪及　皇子　皇孫加以軍機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及侍衛章京拜唐阿諸分例每年膳房僅用銀三萬餘兩

附錄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媪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

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以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二萬餘觔今止用六七八萬觔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觔今止用百餘萬觔各宮牀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木料皆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俱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

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章皇帝御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僱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迨康熙末宮內及諸王所用太監不過七百人宮女不過五百人見六十一年　上諭其時朝廷節用如是培養元氣至深至厚故能府庫充盈海內殷富此可為萬世法守者

雍正四年正月　駕幸圓明園王大臣進燈三千對九門提督因奏居民防火患元夜不敢張燈遂　命於十七日至十九日補行於是五城大市懸燈演劇以慶豐年亦古者賜民大酺之意

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廷之中於食餘之物

皆不忍棄必令人拾取收存之數年以來所收米粟已至數石之多蓋飯粘淘漉錄存者

高宗時平伊犁回部凡五年費帑不及三千萬平大小金川亦五年費帑七千萬

雍正初元南郊大祀日既晡　世宗召　高宗一人至養心殿賜肉一臠迨丙辰登極始悟昔所　賜蓋郊祀福胙其時已默定儲位也

乾隆間尙膳久不供羊問其故尙膳奏云羊以喀爾喀烏珠穆秦者爲佳今慶豐司所進皆瘦羊故不敢供膳　上疑之命慶豐司以所牧之羊呈驗皆肥腯也於是尙膳不能用其詐

國初禮臣議稱明崇禎謚號曰懷宗端皇帝其時禮部左侍郎乃明臣中允李明睿也與朝謚前代之君禮不稱宗其後禮臣

奏聞改爲莊烈愍皇帝若思宗烈皇帝則宏光所謚不可據前人亦頗有誤用者

乾隆三十年重修　國朝諸臣列傳創立貳臣名目以自明時內而翰詹科道外而參遊道府涉崇階膺疆事者爲斷釐爲甲乙二編其有國士酬知感激死事者列甲之上宣力　興朝著有成績者列甲之中大節已虧小善足錄者列甲之下又有含垢忍辱持祿養交無績可紀者列乙之上既玷臣節復棄官職獲罪　本朝者列乙之中先經從賊初爲賊黨後乃歸命者列乙之下進退予奪皆出自　宸斷

實錄不敘臣下之事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而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

翰林院署敬一亭左右有前明嘉靖六年飭修明倫大典二碑

嘉慶八年掌院學士朱公珪英公和欲磨去之改刻乾隆嘉慶兩次臨幸翰林院　聖諭恭　旨別造匾額書　諭旨於其上前朝帝王勅諭碑不得輕去

嘉慶辛未八月彗見於析木之次犯紫微垣者數夕纔乃移於天河而沒癸酉九月遂有禁門之警其時　仁宗方秋獮至伊瑪圖以山潦發遂回蹕故變作而　鑾御已至近郊時人情洶懼有請緩行者　仁宗以問董文恭誥文恭言一入都城則人心自定於是車駕遂行而都城內外晏然矣十五日夕巨霆一震凶渠喪魄未幾殲獲殆盡天之佑相有如此

嘉慶十八年秋林清搆亂突入禁城蒼震門近逼內廷賊已羣集　宣宗在上書房聞變趨至手御神槍殪二賊賊遂驚竄宮廷晏然　仁宗方自熱河旋蹕得報喜甚即日錫封智勇親王

賜槍名曰威烈中外聞之莫不以手加額

陽湖洪編修亮吉以違例致書成邸及朱公珪劉公權之內有視朝太宴小人熒惑等語部議依大不敬律擬斬　仁宗貰之僅予遣戍庚申夏京師久不雨　命清理庶獄遂親書　諭旨釋回有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置諸座右時常觀覽云云蓋原書早已裝潢成卷矣納言克己　聖德之崇深誠非三代以後人主所可及

嘉慶閒有以日珥爲頌者　仁宗諭尚書英和曰天道在常不在異日珥何足賀因推及數學謂君相不可言命凡爲大臣者不當聽日者言占休咎在人自爲而已

嘉慶閒義州城守尉奏進芝草摺內引爾雅茵芝之作菌芝之釋曰作搼曰土氣和作上氣和氣味平作氣味乎　仁宗指示其誤

不加深責惟言芝本習見之物不足爲貴而已

乾隆庚戌　高宗在威遜平聲格爾行圍　宣宗以皇孫隨侍射中一鹿　高宗大喜賞黃馬褂雙眼翎以詩誌事第三聯云是宣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蓋　高宗年十二隨侍　聖祖進圍而是時　宣宗年甫十歲卽英武天授如此故云

雍正以來建儲而不宣制嘉慶己未初十日卯初　仁宗恪遵家法默定　皇儲書名密緘秘匱及正大光明殿扁內庚辰仁宗上賓於避暑山莊時　宣宗與慧親王同扈從顧命大臣既啟秘緘　宣宗猶以薄德辭讓先是事聞京師　孝和皇太后慮事在倉猝聖嗣謙德　命留京王大臣馳寄　懿旨命宣宗卽正大位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此蓋　宣宗至德至孝故聖母眷愛之隆與　仁宗默定建儲之意若合符契如此

乾隆戊子　高宗題皇六子永瑢所畫歲朝圖恭進　慈甯有
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厥後載郡王錫生即以載字命名然未
奉明旨也道光初　命閣臣別擬美字閣臣以溥齊增蕃毓恆
彝式啟長十字進　硃筆圈出溥毓恆啟四字從此按字開支
引之弗替實國家百葉承庥之慶也

宣宗在御三十年德盛功巍莫可殫述而節用愛人尤廑　聖
念熱河避暑木蘭秋獮久成故事然官司耗費不貲蹕路供億
不可數計且外藩各部落奔覲扈從久亦甚苦勞費故自登極
以後不復舉行此事他若省游觀停興築罷南府撤三山及各
園苑陳設　御極之初即罷福建荔支貢揚州玉貢嗣又停減
各直省例任土貢裁損膳房等處員役惟日以崇儉昭示天下
後世追纂輯　聖訓時總裁諸臣因推廣舊式增編儉德一門

蓋以導揚盛美垂憲作則意甚深也

宣宗憂勤惕厲凡三十年己酉病後是年冬又遭 孝和皇太后之喪擗踊哀號 聖躬羸瘠明年正月十四日遂有鼎湖之痛然十一日仍親詣几筵行百日禮十三日尚 召見軍機大臣沉綿之中未嘗一日自弛硃書遺命四條凡大小二摺摺面均書嗣皇帝率同御前大臣滿漢大學士軍機大臣等閱看遵行一不郊配一不祔廟一 山陵五孔橋南不立碑不得用聖德神功字一收藏裳衣遺器分別存留纚纚千餘言筆法端謹不知何時所書蓋聖性淵定故能神明湛然如此至於聖不自聖執謙崇儉實漢唐以來人主所未有

咸豐十一年秋將改元時鄭王端華怡王載垣協揆肅慎三人方擅政議用祺祥二字已須行元年時憲書矣字義淺陋而無

敢言者未幾三人伏法翁文端心存疏請改用同治二字

養吉齋餘錄卷二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三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太祖　太宗聖訓順治初奉　命纂輯由是　列聖以來皆有成編然告成後與　實錄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無得見者乾隆二年五月　命以　五朝聖訓交武英殿刊刻頒賞於是海宇之內涵泳聖涯者乃得仰窺謨烈焉

世祖篤好儒術手不釋卷建孚齋於宮中爲讀書游息之地嘗命徐立齋元文進孚齋說一篇幾餘游藝翰墨嘗以山水畫幅頒賜大臣又宋公犖家藏有　世祖墨畫渡水牛乃戲以指上螺紋成之者見漁洋集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乾清宮宴羣臣仿柏梁體作昇平嘉宴詩　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次及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

辭不能　上連代二句曰卿雲爛漫彌紫閶一堂喜起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酹一觴以酬朕勞二臣捧觴叩首謝君臣相悅千古僅有見西河詩話

康熙三十一年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　御座前取太極圖及五聲八音八風圖指示羣臣復推言算法用方圓諸圖逐一驗算無不吻合至樂律隔八相生其說不同是日召樂人以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因言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第八此乃一定之理又　命取測日晷表以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處令置乾清門正中諸臣候之至午日影與　御筆畫處恰合不爽銖黍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聖祖御乾清宮發　御書一千四百二十七幅　命大學士張玉書吏部尚書陳廷敬工部

尙書王鴻緒副都御史厲杜訥右諭德查昇展閱分類以備頒賜蓋自魏晉六朝以逮唐宋元明諸名蹟無不手撫心賞凡紙尾必署云臨某某書

聖祖終始典學雖童年所習書及退筆皆捆藏篋笥閒時復玩視不忍棄

聖祖嘗幸南書房問諸臣論語柳下惠注云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注云居柳下一名而異注何也衆無以應此毛西河聞之益都馮相公者又言入直時有詞臣進頌用貧樂好禮對句不敵旁一臣引坊記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正之 聖祖云不然史記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固恐敵也羣臣皆驚歎以爲 聖學淵洽不可及

聖祖嘗諭內直翰林云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

賜詹事陳元龍奏言臣父年逾八十擬請愛日堂三字諭德查昇擬請澹遠二字　上卽揮毫賜之餘如讀學徐嘉炎庶子孫岳頒中允蔡升元編修張希良宋大業等皆蒙　賜書

吳文端琠沁州人康熙間累官大學士世稱名臣　仁廟嘗以臨米芾千字文賜琠題其後曰吳琠爲人寬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爭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

康熙癸未春　聖駕南巡三月囘駐蒙陰頒御書賜山東接駕諸臣青州府知府咸陽張連登得朱子復齋偶題詩絹書行字一幅詩云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指便識名齋用意深越二年乙酉再幸江南連登復於臨清水次得　御書宋人詩金扇一柄詩云淡烟輕日簇誰家微出青

旗一帶斜對影似嫌春意老更將疎景掃殘花　御書唐虞世
南詩綾單條一幅詩云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烏排林度
風花入水來連登遂摹勒於石建亭供貯在今府治三堂後東
北隅謂之　宸翰亭余往還於青幸得瞻仰因以想見昔時上
下一德歡然交欣雖微臣亦能屢被　榮貺如此
聖祖南巡至杭州題高士奇西溪山莊詩云花源路幾重柴桑
皆沃土烟翠竹窗幽雪香梅岸古又摘竹窗二字書以賜之
施公琅征臺灣島門之克奏到正值中秋　聖祖大喜解是日
所御之衣馳賜之並賜五律一章云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
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
美南紀盡安流
世宗龍潛時採輯羣言爲悅心集如黃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

沽名邵雍之勉爲善司馬光之勸知足皆古來名賢至論其他單詞片語無非祛妄止貪提撕警覺之意

聖祖最喜　世宗宸翰每命書扇歲書進百餘柄有　旨不令書名並用閒字圖章

世宗賜張文和廷玉春聯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他官家門聯亦多襲書此二語又嘗賜鄂文端爾泰春聯曰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此聯摹刻懸雲貴督署之二堂今尚存

雍正三年禮部等衙門議覆敬避先師孔子聖諱　世宗諭云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仍未迴避此字本有期音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遇此字並用邱字讀作期音

雍正十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以沛天上人總其事沛天名海寬俗姓崔易州人住持西安門內靜默寺

高宗六歲隨　世宗至熱河住獅子園讀書十一歲隨　世宗至山莊內槪蓮所廊下　聖祖命背誦所讀經書不遺一字近侍皆環聽聳異

高宗御製詩共五集合計得詩四萬一千八百首而潛邸所著樂善堂全集尙不在此數伊古以來帝王制作未有若此之美富者

人臣私集無御製序者　高宗序沈歸愚德潛集嘗及之世以爲異數朱文正知足齋集成　仁宗用集中紀恩詩四律韻以詩爲序英公和奉　敕書之弁於集首

乾隆間鑒藏宋金元明舊板書籍爲天祿琳瑯藏於昭仁殿內最善如前漢書資治通鑑綱目九家注杜詩皆 命寫 御容於卷端

乾隆間下詔求遺書時朱竹君編修筠督學安徽奏言翰林院藏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簒閱且言搜輯之法甚備劉文正方在軍機意不喜謂非爲政之要欲議寢之而于文襄與文正固爭卒從朱說上之於是遂開四庫全書館

明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十五冊五年而後書成乾隆間編輯四庫全書每部三萬六千冊計錄四部共十四萬四千冊又薈要每部一萬二千冊計錄二部共二萬四千冊

永樂大典每卷尾有餘紙署曰侍郎臣拱上楷書紙甚瑩潔開四庫館時出此書 上命裁其餘幅賜館中諸臣翁覃溪學士

作歌以紀其事

乾隆間江南布衣蔣衡六十後手寫十三經上於　朝藏懋勤殿辛亥　命以之校刊石經於時開石經館總裁爲和相珅金公簡彭文勤元瑞王文端杰劉文清墉董文恭誥洪編修亮吉充收掌及詳覆官謂衡字多僞俗爲書上總裁欲更正者二十三例是年夏　純廟幸避暑山莊文勤不隨扈　命將天祿琳瑯乾清宮藏書室名所藏宋槧各經與監本坊本校勘同異於石經內改正文勤因爲考文提要一書　純廟親揮宸翰於卷首並鈐以御寶石經既成文勤加宮保和相嗛焉招門下客爲考文提要舉正奏之盡翻彭說謂蔣書非誤考文不足据乃　命鑿去彭所糾正之字而以原字補之提要遂棄置嘉慶丁巳乾清宮災藏書付煨燼宋本之可據者賴有提要一書尙存己未文勤

奏奉　睿廟面諭准刊行後有承阮相國元意刊之浙中者余在蜀中亦嘗刊行之

萬壽寺大鐘明永樂時鑄其字傳爲沈度書雍正間建覺生寺移鐘懸焉　高宗御製長歌用沈德潛韻內有道衍儼被榮將命犍椎冶盡丹陽銅句後德潛校勘御集擬改榮將爲榮國蓋謂道衍嘗封榮國也　高宗謂榮將乃黃帝時鑄鐘人非指道衍且有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汝知我不知之諭　聖學高深復沖然善下如此

沈歸愚錢香樹以詩受知於　高宗沈予告後　命有所作郎呈進並　命督撫代進奏摺詩章時有依韻賜和之什錢家居時每歲錄寄　御製詩百篇　命之和又以所呈香山詩摘句爲圖以賜

高宗喜張照書會所書宮廷春聯歲久將易新者所司請毀其舊　高宗不可　命次其大小行楷爲七等得字四百有奇於幾暇仿春帖子體集成五七言詩十七首裝作巨卷　命董邦達繪歲朝圖於卷端後又取其所書御園聯句得字三百有奇仍依前製集五七言詩十三首裝成與前卷並弆又以石渠所藏照草書千文二卷集春帖子五七言各二十首　命于敏中排次臨仿成什裝池爲巨卷

澄海樓舊關城堡也城根皆以鐵釜爲基南城上建樓曰澄海一名知聖乾隆八年十月　高宗自盛京還登樓時張文敏照梁文莊詩正侍從奉　命聯句字涉水部不用仿歐陽詠雪禁體也後甲戌戊戌癸卯三度登樓皆　命侍臣賡和一如前例嘉慶乙丑　聖駕謁陵旋蹕臨莅斯樓亦用禁體　命尚書戴

衢亭侍郎趙秉沖疊韻敬和戊寅大考翰詹以澄海樓爲賦題潘編修錫恩賦用禁體遂列一等第一潘後累官至河道總督

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三巡江浙登烟雨樓時浙撫莊有恭以迎蹕隨行是日召有恭聯句用昌黎石鼎詩體自來　聖製聯句皆召內廷侍從諸臣未有　命封疆大吏者蓋異數也

前明二百餘年三元僅商文毅輅一人我　朝開國以來閱百四十年於乾隆辛丑得三元一人爲長洲錢湘舲棨又閱四十年於嘉慶庚辰得三元一人爲桂林陳蓮史繼昌辛丑傳臚高宗聖製五律六韻庚辰　仁宗卽依元韻成詩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其亥聯也

菸草世多有吟咏者謎案　養正書屋　御製詩并序云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春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因惟研硃讀史

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菸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酒有全德我今稱菸曰如意噫樂則樂矣不污於流俗哉爰抒中懷戲成八韻刻木初成管鍮銅首尾分目端紫竹霧鼻觀度蘭芬吐納香偏馥升沈意頗殷凝時疑海瀛靄處出山雲空腹諭贊奏垂囊喻佩紛雪寒祛每驗烟瘴避曾聞故物思遼水餘情靖楚氛肥甘雖戒口遑與喜隨君此 宣宗在潛邸時戲作而念及楚氛且以汙於流俗為懼所謂 聖人之情見乎詞也

康熙中刻內府所藏晉唐逮本朝名人墨跡曰 懋勤殿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 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刻三希堂帖二十八卷墨妙軒帖二十卷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中 命成親王刻詒晉齋帖四卷 命戶部侍郎劉鐶之刻其叔相國墉書為

淸愛堂帖四卷又成親王刻晉唐宋元舊跡爲詒晉齋模古帖十卷

戲鴻堂柳書蘭亭字多闕筆　高宗命于敏中因其邊旁補成全字仿董臨本書之其原刻本及董臨本之闕字闕句仍其舊並以董臨本及　高宗御筆臨本刻石各爲一册

乾隆閒重刻淳化閣帖始於己丑二月至壬辰四月蒇工　賜內官文臣二品以上外及督撫共一百六十餘部其　加賜册本者三十八人獨于公敏中　賜二部至須儲行宮名勝官署書院者又七十餘部

乾隆五十三年　高宗御筆做宋李迪雞雛待飼圖摹刻搨賜督撫諸臣並令照式摹刻遍及知府以上官蓋以飼哺之微寓牧養之旨欲使居民上者念嗷嗷待哺之情庶幾視民如子耳

養吉齋餘錄卷三終

養吉齋餘錄卷之四

賜進士出身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臣吳振棫纂

康熙己卯京闈以賄賂公行士子爲文揭於市逮治主考姜宸英李蟠姜庚死李謫戍遂　命下科壬午另編官卷揭文出於怨口非盡可憑然必有以致之主文柄者可不慎哉其文云

朝廷科目原以網羅實學振拔眞才非爲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之具況　聖天子加意文教嚴飭吏治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　明詔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絕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鏹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王熙孫景曾李天馥子某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工部尚書熊一瀟子本都御史蔣宏道子仁錫左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

皆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雲鵬子）韓孝基張三第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攜湖撫貲囊潛通昏夜（年遐齡子餽一萬）朱世衍昇督學畿輔直達寢門（北直學院朱阜之姪）厲廷儀則畀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訥子）收嚴密乃修同譜私情不嫌乳臭（榜眼嚴虞惇子）總是老師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友而獨收其壻（狄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師之壻）更恐言路關頭必欲逢迎之盡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憲劉謙子姪皆中）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不敢違其囑託（王熙西席二人管當子二人一齊中式）所可奇者總督之長班賤役致無弗盡其收羅（王朝杜父范總督長班）賚士龍以居停關說半現半賒（費為黃編修之舅）蔣廷錫餽學道遺貲如攜如取（河南學道伊子嚴虞惇餽三千）托王守烈憑虞山一餞數月前先結狐羣（王因嚴虞惇獻三千）廖賡融恃相國專房百名外續居狗尾（賡融父鳳徵為北門館客時出入其家）張鼒許魁選而

得義經之殿嫌其少也預報元魁云魁定張以所餽少名次畧後翮姚觀以同鄉而

兼姻婭之親豈爲文乎姚乃宸英妻親三場代筆魏嘉謨遂占高魁魏代

熊本終場方十四歲本午夜賄緣劉師恕儀居首選皆捕右堂劉國徽數日前夜至李美寓囑

託其子遂中式胡承謨之半萬均係徽商李晁年之八千專爲賡籍山東

革職閣學李膺鷹之子編修豈能蔭姪知借力於家兄陳恂弟澍餽銀三千遂中北籍僉

事誠爲有兒亦貽謀於乃祖趙繼抃濟滑道景從之子皆其祖吉士所通趙熊詔因

王而通李數倍於王熊詔托王守烈獻李銀三千徐陳基獻靳以媚姜名先

於靳周融杭州人挾貲五千托徐轉交姜二人皆中北籍二賀父子異籍具大神通壬辰進士

賀寬子宏道中衛籍孫秉幽中北籍兩黃兄弟連名若合左券黃宏深宏湛兄弟各五千魏龍

魏嘉謨係乙丑進士專期子龍河家有巨萬吳李多貲果爲首選吳璉

巨萬洵是魁才借藏身爲活計徐用錫之陰謀徐藏身直撫李光地幕中知縣

徽商係陳洵說合李治亦鹽商

獻以關節託假館以賄緣謝緒宏之狡術謝乃洮岷道緒光之弟假館於姜而納賄胡天

不弔任與獨少佳兒（爲主考通線索者張預章陳恂嚴虞惇子姪皆中胡任與無子但居間得錢耳）黃
物有靈叔璥豈眞難弟（黃叔琳居間中其弟）不閱文而專閱價滿漢之巨
室歡騰變多讀而務多藏南北之孤寒氣盡取人如此公論謂
何況夫數世長隨擢居鼎貴（李蟠祖父皆作長隨）八旬老子拔置清班（姜宸
英年老）朝廷待彼不爲薄矣二君設心何其謬哉獨不念天聽
若雷神目如電嚴虞惇撫床而囑何偏值受命之辰（嚴初六日至李寓囑
託子姪皆中）黃夢麟饒參爲名何必在赴宴之後（姜宸英赴宴之後差人至黃處取參）
（牛勛中其舅費士龍）龍門未啟題目何以喧傳蕊榜未懸元魁何由預報
（預報諸名分毫不爽）售關節於殺妻之凶犯豈謂知人（王兆鳳本姓賈高郵人殺妻問罪逃
至京師匿良鄉傳署中李姜屬意中爲解元冐北籍）寄耳目於舐痔之懷來甯云擇侶（此番
皆懷來縣鐵安世把持）嗚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爲人（李蟠中狀元後投拜內監
鮑三老門下）不赴親喪早已竊其短行（姜宸英親死不奔喪）身辱者心必喪（李

孝廟者忠必衰姜似此敗檢貽玷清流以禦魑魅未足蔽彼厥辜肆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輩進退不苟死生惟命務請尙方之劍斬彼元凶當路風聞旣確目擊又眞何惜彈劾之章達諸　天聽不然苟白簡之遲遲致羣情之洶洶一旦有義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國門或殺之車下四方聞之恐笑士大夫之無人也

戴學士瀚雍正元年一甲二名進士乙卯主順天鄉試解元許秉智書吏子也通賄得元時有顧司空顧人情不顧臉面戴學士戴關節不戴眼睛之語顧謂正主考工部侍郎顧鎮也事聞革秉智舉人鎮免官瀚杖徒

陳詹事萬策典試浙江便道歸里假提督丁士傑儀仗祀祖又强令地方官平糶事聞　世宗以士傑逢迎鄉紳褻視名器黜

之萬策既欲市恩鄉里　命督撫沒其家貲換穀散給貧民而
降詹事爲檢討

乾隆甲子　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因　命嚴搜
檢之法得一人者賜番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外枷杻相
屬於道至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旋傳　旨盡放進比題下
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　詔切責并裁減各省中額

阮文達元由雲貴總督至京遂入闈嘗派閱卷見一卷甚佳而
詩末句僅四字漏寫所押之韻文達曰此必用某韻無疑欲取
軍機章京某手所執之筆爲之補填章京曰中堂勿爾安知此
卷不先經　聖覽乎文達悟擲筆而以原卷進迨　召見諸閱
卷者即問曰詩有書四字者見之乎對曰見之復問曰取否對
曰未取乃復及他語既退文達揖某章京曰非子吾此時已交

刑部矣凡閱卷須寫取不取及名次黃簽故必由軍機大臣帶章京一人進內供役

晉傅咸汙卮賦見張溥百三家傳中丞集文不全賦彙外集附之逸句中其序云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旣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義固如此乾隆間考試翰詹以此命題多誤作汙尊抔飲解者因列下等

諸城竇公光鼐性伉直嘗發和珅私事和深銜之乾隆乙卯爲會試總裁官所定第一第二皆浙人他總裁欲易置其一竇曰吾論文豈論省耶他總裁意皆不平榜發則王公以鋙以銜胞兄弟也於是羣議蠭起和欲興大獄以傾竇覆試日使衛士環列譏察之無所得卒摘元墨小疵罰停科遂有謂此榜不足據嘗再試者迨殿試卷進呈拆第一名封 高宗驚問曰此非會

元耶和相奏此會元兄　上問誰所取紀文達奏臣取誰所定和相奏臣定　上笑曰爾二人豈有私者外間傳聞固不足信於是事遂解嘉慶間　仁宗知勿庵公非奔走和門者以銜字勿庵每道前事先後　命直兩書房累官工侍遷禮侍　恩眷甚厚功名富貴自有定命雖權相亦不能奪

明焦弱侯竑爲養正圖凡六十事自寢門問膳始餘如借事納忠桐葉封虞運甓習勞之類我　朝宮殿嘗以之繪屏金人示戒六十事之一也嘉慶癸酉以此命題考差時方齋戒例設銅人有誤作致齋義者遂致黜落

道光癸卯考御史有皖人江某由翰林保送卷內拾遺作十遺長蘆作長芦　上閱之大怒遂　命明日卽大考穆鶴舫相國時在軍機以備試卷不及奏懇緩期始允遲二日考試

咸豐間順天闈中閧傳大頭鬼事謂其頭大若五斗栲栳同考官有悸而死者戊午貫索犯文昌說者謂有文字之禍未幾科場舞弊事發死者數人詞連大學士柏葰　文宗意不欲誅輔臣而一二忌者誣陷之遂見法

康熙間詐稱朱三太子者一福建山賊蔡寅與海逆勾通爲患海澄公黃芳世與營總都巴等擊敗之於天寶山者也一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僞號廣德元年其黨聚於京師鼓樓西街降將周全斌家全斌子公直首於都統祖永烈永烈與都統圖海及吉哈等圖之禽僞齊肩王焦三僞護駕指揮朱尙賢僞閣老張大僞軍師李柱僞總督陳繼志僞提督史國賓僞黃門官王鎭邦等磔於市至十九年獲起隆送京師一江南金和尙挾妖術詐稱擁立朱三太子爲崇禎帝子永王潛相煽誘聚衆

太湖　聖祖南巡謀劫乘輿以發礮不鳴而止事發捕逆黨悉服誅所稱朱三太子者年七十餘矣解京師鞫實斬於市

康熙辛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南山集孑遺錄立言狂悖遂逮治詞連故閣學方孝標滇黔錄名世處決孝標戮屍兩家有服宗族皆入旗按南山集與余生書論正統以明亡後三王比漢昭烈在蜀宋二王航海至康熙癸卯而後統歸於本朝孑遺錄書福王奔蕪湖則曰聖安帝遁此類甚多滇黔錄記三桂僭立事孑遺錄記桐城一邑事皆有狂悖語

莊廷鑨家湖州康熙間人目盲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遂奮欲著書其鄰爲故閣輔朱國楨家朱嘗錄明事及公卿志狀疏草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乃招賓客編爲明書凡百餘帙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爲刊其書

中多詆斥　本朝語歸安令吳之榮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或教之挾此書索莊氏賄莊氏謝不應遂告之大吏大吏亦未以聞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白輔政大臣於是遣官至浙執允城及廷鑨之兄廷鉞與弟姪等并列名參閱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皆連坐發廷鑨墓籍其家其參閱諸人有莊氏私列其姓名而被禍者如吳江之吳炎潘檉章是也又查伊璜范文白陸麗京亦列參定中適周櫟園見之以告文白文白亟偕伊璜麗京合詞檢舉故雖牽連逮繫而後得不坐

錢名世字亮工武進人康熙癸未探花與年羹堯己卯鄉試同年嘗贈年詩云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注云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　先帝平藏碑之後年敗錢罷歸　世

宗惡其詔附　御書名教罪人四字榜其門并令科目出身官作詩刺之晉江陳詹事萬策詩云名世已同名世（戴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周亮工）奸大稱　旨同時作詩謬妄獲罪者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發甯古塔爲奴侍讀學士陳邦彥落職乾隆初陳起原官

蔡嵩字中峯婁縣人康熙癸已進士官內閣學士以呂嚴案牽連逮治籍其家得婁縣丁酉舉人顧艮哉成天哭　聖祖詩六章得蒙嘉歎成天內　召嵩亦赦免庚戌　賜成天進士授編修

世祖時招降黃梧而鄭芝龍以書阻之芝龍子成功寇鎮江瓜洲貝子羅託總兵官梁化鳳大破之餘賊投黃梧梧遂獻海澄縣因封海澄公子孫世襲至今不替初封時因其標下設兵頒

給印信其後兵裁印存往往淩虐小民蔑視府縣動稱公府文書可直達部院後署閩督史公貽直奏請銷燬其勢始戢

曾靜即夏龍湖南人蓋推奉呂留良者考列五等遂喪心病狂借前人道學之皮毛肆爲無父無君之邪說其所著書名知幾錄亦稱知新錄誣謗　聖德揑造逆書遣其徒張熙即張倬亦湖南人與張勘即實安齋往陝西欲誘惑大將軍岳鍾琪濟其大逆事發枝黨蔓及數省廷臣按獄議置極刑　世宗聖度如天不即加戮雍正十年兵尚史公貽直往陝西宣諭化導尙命帶張熙同往迨事畢奏聞　命送歸原籍在家候旨　高宗旣即位乃寘曾張於法

雍正間呂留良逆案外間傳有呂氏孤兒之說　世宗諭浙督李衛訪察根究以留良罪大惡極剉屍不足蔽辜不得留寸骨

於人世也查出逆屬有子呂黃中呂毅中長孫呂懿歷三名孫呂懿本呂懿正等十七名年未及歲呂懿林呂懿兼二名曾孫年十六以上呂爲虔等四名髫齡襁褓之呂服先呂誦先等十五名先經出繼之呂爲景及其子阿大二名各犯妻妾勞氏嚴氏等二十四人未許字之女四人惟呂葆中繼妻曹氏先經出家在南陽廟爲尼故未入冊時已六十八歲矣葆中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榜眼留良墓在石門縣之識村

年羹堯貪橫事露由川陝總督調杭州將軍到浙時隨從尚千餘人繼命長史鄂彌達署杭州將軍令年處閒散章京之列年始畏悚雍正三年九月　欽差閒散內大臣都統拉錫到杭將年羹堯鎖拏會同署浙撫福敏並帶內監二人至其家查封而來往私書羹堯已盡燬拉錫回京福敏等復行搜檢於亂紙中

得鈔本書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自序乃汪景祺姓名景祺卽
錢唐舉人汪日祺書中多悖逆語奏請拏究四年以汪景祺及
查嗣庭逆詞案又搜出查氏家藏科場懷挾細字文字遂停浙
江鄉會試生員仍歲考六年巡撫李衛化導使王國棟學政王
蘭生奏士風丕變乃　命次年仍准鄉試
汪景祺錢塘人在年羹堯幕中作讀書堂西征隨筆其所作詩
甚多悖謬語又譏議　聖祖謚法雍正年號又作功臣不可爲
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坐大逆不道斬梟妻子發黑龍江
爲奴期親兄弟叔姪發甯古塔爲奴
雍正元年　世宗有夢虎事每與廷臣言之及年羹堯貪縱不
法而京師忽有虎由齊化門至東便門登城從城上行至正陽
門由馬道下直入羹堯家踞屋上復躍入年遐齡園滿洲兵以

槍斃之　世宗批諭直督蔡珽摺嘗及之謂為年伏誅之兆

雍正初前內閣學士楊瑄潛入地安門遞摺律比大逆不道從寬戍奉天遂禁閣部院堂司官不得擅由厚載（即地安）門出入瑄字玉符松江人丙辰進士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進士以所刊堅磨生詩譏訕悖逆事發於二十年肆市又有彭家屏者以收藏明末野史獲罪擬斬決　高宗以書經燒燬罪疑惟輕改斬候大彭統紀者所刻族譜也命名悖謬幾與累朝國號同稱撫臣察出進呈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凡遇神宗年號於　御名皆不闕筆目無君上非草野椎魯可比遂　賜自盡

乾隆三十二年舉人蔡顯逆書事起書內有載名世以南山集棄市等語意涉怨誹又所作詩有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句

又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行怒嗔句隱約怨誹情罪甚重刑臣擬以淩遲改斬決其子蔡必照斬候作序之閒人倂戍伊犁

沈歸愚德潛以碁齒入翰林　高宗憫其晚成不數年擢任卿貳乞休後　賜尚書銜晉宮傅在籍食俸詩人遭際之隆古無倫比旣歿而一柱樓詩之獄起一柱樓詩舉人徐述夔作多詆譏　本朝語其子懷祖刊之而爲述夔作傳者德潛也傳內言其品行文章皆可法　高宗閱之怒甚以其貪潤筆美逆詞也從廷臣議奪官爵宮銜仆　賜碑撤鄉賢祠位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王鴻緒高士奇明珠徐乾學諸人在康熙時互爲黨援交通營納爲左都御史郭公琇疏劾乾隆間史館纂列傳時未載原疏

高宗謂無以彰示百世也　命將原疏載入王明諸傳中
成容若德爲大學士明珠子康熙壬子舉人癸丑進士通志堂
經解序即是年作年甫十六也是科副考官爲徐公乾學爲之
刊刻經解飾爲學問淵博之名以阿附明意實則童年幼學焉
能如是之精熟貫通發揮精蘊突過於老生宿儒也　純廟念
是書薈萃諸家足以表章六經不欲以人廢言仍　命館臣訂
其譌謬補其斷闕以成完書而於徐之黨附權門成之濫竊名
譽則　特頒詔諭明示天下焉
乾隆丁未宗伯某摭漁洋竹垞他山詩吳園次長短句奏請毀
禁事下樞廷時管緘若世銘在直以曝書亭集壽李青七言古
詩事在禁前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宮中草絕句園
次詞語意俱無違悖當軸者韙之事乃寢

乾隆十三年　孝賢純皇后大事錦州知府金文淳於百日內
薙髮擬斬決改緩是時江南總督周學健於二十七日後薙髮
所屬文武未薙者淮徐道定長一人而已事聞　命拏解刑部
治罪而兩江總督塞楞額旋奏二十七日後已薙髮巡撫彭樹
葵楊錫紱及兩省文武亦俱薙髮人數既多遂加恩宥塞拏解
治罪以滿洲世臣非如漢員猶可諉爲不知也彭楊革職留任
罰修直隸城工以順從總督非出己意也周革職發往直隸城
工以雖非滿洲乃總督大員也金釋免亦罰修城工以不聽滿
員勸阻非出無心特以官卑得末減也餘官從督撫所爲而爲
之皆免議

乾隆十三年蘇州奸民遏糶聚衆滋事有顧堯年者自縛以煽
惑衆心街巷遍貼無名揭帖有吉甫如來天有眼祿山不去地

無皮之語吉甫指文端公繼善祿山指巡撫安公甯也安公奏
聞　高宗遂命尹公至蘇會辦

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捏災冒賑案總督勒爾謹賜自盡藩司王
亶望斬接任藩司王廷贊絞冒賑二萬兩以上及不及二萬兩
而有侵欺建倉銀兩者二十二犯皆斬冒賑一萬兩以上而有
侵欺建倉銀兩者十五犯擬斬免入本年秋審侵冒九千兩至
一千兩以上二十六犯擬斬候

乾隆間割辮匪徒事始浙江蔓延甚廣遠如吉林亦有此說民
間日夜驚恐又言被翦人非并根翦去必死於是被翦者皆翦
其根復有買所翦之辮者云造橋用無稽之言不可窮詰　高
宗嚴旨緝獲多人解京質審悉非真犯大索年餘迄不得蹤跡
其後　朝廷燭見情僞飭禁妄拏　詔旨甫頒訛言頓息自此

數十年無復有傳說者嘉慶十七年御史榮椿又以翦辮事奏請查緝交軍機傳詢無可指實其時京城內外本無是事也榮遂降主事

浙督李敏達衞以西湖北隄有　聖祖南巡行宮不敢改作別項公所奏請定名延高僧住持焚修即今聖因寺時所延濟生和尚名元度昌樂縣人平陽宏覺國師之孫也　世宗批諭云向聞此僧之名恐非了義苾芻也木陳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木陳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　賜號宏覺國師南歸與當道往還氣燄煊赫故有宗門罪人之諭

雍正間有張太虛王定乾等爲爐火之說　世宗亦鑒其非特俳優畜之使居西苑而已　高宗登極皆逐歸自是無復有言修煉者又雍正間有賈士芳自言有養生術召入宮治疾有效

後姦詐事露伏誅

雍正十一年詔華山主僧於次年春入掌皇戒集天下有學行僧考驗與其選者時以爲榮　高宗登極舊侍帷幄者皆放還山文覺國師既歸　飭地方官管束稽察無令生事

嘉慶間京師廣慧寺僧明心開堂設法皈依者頗衆後返初服入貲得官爲湖北知府曰王樹勳知者呼爲王和尚未幾被劾治罪曩時皈依及知而不舉者皆牽連被議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親王某以事前知而不奏革爵本支無人得族屬中一人請襲固嘗執鞭市中者也時人目爲車王

養吉齋餘錄卷四終